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四十回 雷陳奉命請濟公 張菊助提劉香妙

話說法長和尚同劉香妙來到古佛寺山門外，正問那伙計，只見劉道從裡面出來，說：「老和尚回來了，我這裡有禮了。同著這位公子大爺，貴姓高名？」劉香妙通了名姓來歷。法長問：「西院之中住著什麼人？」劉道說：「尚未睡呢。」法長說：「好！我正要那玉山縣三□六友殺盡，方稱我心懷。」同著香妙把馬交給劉道，二人到西院之中一看，並不見雷陳二人下落。原來陳亮聽見那邊有人叫道，偷聽半晌，方知道是小西天之賊人，連忙告訴雷鳴，二人上房往東逃走。電轉星飛，正往前走，聽見後面那和尚追下來了。劉香妙往西追，和尚往東，追了不遠，看見雷陳說：「咧！兩個小輩別走，我和尚有話問你。」雷鳴料想跑不了，說：「好禿頭，來呀！二人分個強存弱死，二大爺偏不跑。」掄刀照定和尚剝來。法長說：「我徒弟月空和尚被你兩小輩所擒，今日狹路相逢，我焉能容你！捉住你兩個，回我廟細問情節。」口中唸唸有詞，說聲：「敕令！」用手一指，雷鳴翻身栽倒在地。陳亮方轉身逃走，和尚說：「小輩休走！我你知道利害。」方一追陳亮，只見樹上落下一宗物件，正是楊樹葉兒。和尚也不留心，落下那樹葉兒，貼在脖子之上，法長手一摸甚黏，聞了聞臭氣直衝。慌忙用手巾擦乾淨了，再找陳亮沒了。抬頭望樹上一看，由上面嘩啦啦溺了一泡尿，正在法長臉上。法長口中唸唸有詞，正念著，忽然一把白灰當面撒在法長口臉之上，從樹上跳下一人，一腳把和尚踢倒捆上。陳亮早從北邊繞回去，挽起雷鳴，走不了，非過三刻才緩過來呢！獨自一人正在著急，怕法長回來，他抗起來往東走，只見有一人正捆和尚法長。陳亮放下雷明，過來一看，見那人年約二□以外，穿一身寶藍色衣服，面皮白淨，五官清秀。陳亮問：「尊兄貴姓大名？多蒙救護，我這裡道謝了！」那人說：「陳兄，都不是外人，我乃江北黑狼山九傑八雄之內，我名武定芳。今日從南昌來，在路上聽人傳言，說我兄弟八人都有歸小西天之內，我心中甚不放心。今日我跟下那和尚，正要捉住他，訪問蹤跡，聽他等說話，我知道你。二人是鳳凰嶺的人。來，你我先把和尚結果，扔於山河之中！」陳亮說：「我聽楊順、柳瑞二人曾與我說過，有一位譚宗旺入小西天刺賊，至今並無下落。還有一位華元志，幫助捉拿劉香妙，後來也探小西天去，至今並無回音。我楊明兄、柳瑞、趙斌三人在花柳莊，竟被妖道捉去，送往小西天。楊順逃回請兵。知縣因搶法場之事，早事明上憲南昌巡按大人，派了一位總兵鄭大人來破小西天，剿捉群賊。不想打了敗仗，殺傷五百多名官兵，還有一位長老悟緣，在陣前被妖道所斬。我二人往西湖靈隱寺訪問濟公長老，求老人家來助捉妖道。」武定芳聽了，說：「我大哥、三弟九成死於小西天，我先把這妖僧殺去了！」轉身一瞧，誰知那和尚已順著山坡，骨碌碌滾下山溝，下去一找，黑夜裡草深林密，也沒找著，只得回來。此時雷鳴也站起來，過來與武定芳見禮已畢。

三人說：「咱們走去捉劉香妙，把他捉住，細問小西天之事。」三人一同往西方。到廟東邊，只見劉香妙飛也似趕來，一見三人，問：「什麼人？快說！」三人說：「我等是找淫賊劉香妙的。你問我做什麼？」劉香妙吃了一驚，心中說：這三人武藝定然超群，若不然法長不能敗，我先看看他有多大能為。拉寶刀過來向武定芳就刺，武爺擺刀相迎。雷陳二人拉兵刃向前動手，二人不知劉香妙利害，走了幾個照面，雷鳴刀被削為兩段。雷二爺說：「小心著，可不好，真利害無比呀！我的刀被他削了。」陳亮一失神，被劉香妙一腿踢了一溜跟頭，武定芳刀也被削。三人往北，慌不擇路。劉香妙說：「你三人一個休想逃走！我捉你等問和尚的下落。」追著往北。

三人竟走了五六里之遙，前面一個山口，陳亮等進了山口不遠，只見正北一帶高山，並無上山出山之路，往東西也有山，相離甚遠。陳亮說：「不好！咱們走到這裡是一個死山口，並無出路。這便如何是好？」武定芳說：「前邊有座古廟，你我三人進廟躲避。」三人急忙跳過院牆一看，路北一座大廟，周圍是牆，有東西配房。西配房之下有椅子，上邊端坐一位和尚，閉目養神，年已古稀，身穿破袖袍。陳亮說：「和尚救命！後邊有人追我。」那和尚說：「老僧耳聾眼花多病，這廟中別無房，這山是牛角山，只有進來一個山口，並無出去的道路可通。你三人快走，別給老僧找事。」三人說：「我們耽在大殿裡會罷！」三人進了殿，把門關上。只見院外有人說：「怪道，那三人莫非上了天啦！我追至此廟不見，待我進廟去找個水落石出。」說話間人到院中，只見那和尚在那裡，用劍一指說：「僧人，你快快說，方才有三個人藏在那裡？」和尚睜眼一看說：「善哉善哉！老僧年已衰邁，耳聾腿遲，尊駕持劍而來，所因何故？」劉香妙大聲說：「我問那三人藏在那裡？」和尚說：「施主，得放手時且放手。我與你講個善緣，不可趕盡殺絕，有負上天好生之德。」劉香妙聽了說：「和尚你要找死，我一劍把你殺了！你與我講什麼善緣？我告訴你，老爺劍下殺人多了！今日我適追三個仇人，你敢藏在廟中，還要與我胡言亂語，真乃可惱！」老和尚說：「施主別生氣，那三人是不該死之人，今來藏在我這廟中；要是該死之人，老僧也不管，你不要怪老僧。我告訴你，你也捉不著，你可就走不了啦！」劉香妙說：「放屁！快說！」那和尚並不生氣，說：「好！我給你一個准信，你去捉罷，他三人都在正面大殿之內。」陳亮聽了，唬得渾身是汗，遍體生津，說聲：「不好！此時我三人要遭毒手了。」

那劉香妙哈哈大笑，方要轉步，聽見房上有人答話，說：「劉香妙！你今日又來這裡施威，我要往小西天找你，給我朋友報仇，不想今日在此地相遇，這也是你飛蛾投火，自來送死！」跳在院中。劉香妙抬頭一看，只見那人年約二□以外，是一位武生公子模樣，俊品人物，手執寶劍。來者非別，乃是小劍客蓋天俠菊文龍。自那日在花柳莊被妖人陶玄靜捉住，放在西廊之下，有人往後院送信。那花中秀有一個胞妹名花似玉，這裡還住著兩個姑娘：一位九聖仙女李彩秋，一位柳士宏之妹柳如仙。李彩秋自從三傑村出事逃在這裡，他與這花似玉、柳如仙是乾姊妹。今日聽頭前一亂，他知道他三位兄長遇救啦！他暗中一看，內中有小劍客，他見賊人救火去，盜了寶劍挾起菊文龍來往外走，逃出有□數里之遙，路北有一座古廟。此時小劍客緩醒過來，睜眼一看，認識是李彩秋，把他放在台階之上，把繩扣解開，說：「情郎你薄情，奴家父母早喪，我兄弟結交匪人，我與你也是前緣。今日若非我呀，你早作泉下之人！這是你的寶劍，給你罷。」小劍客千恩萬謝，說：「姑娘，我亦奉父命定下親事，把你安置何處？你兩次救我，我本不是無心之人。」李彩秋說：「我作你次妻，有何不可。」菊文龍說：「這裡一座尼僧廟，你我進廟見了廟主，我把你暫寄在此處，候我回來，稟明我父親，那時再來接你，行不行？」李彩秋說：「好！」二人方要叫門，聽見裡邊一片聲喧，二人上牆一看，只見那邊西院之中有二人動手。

書中交代，動手之人，一個在家壯士模樣，一個老道，手執寶劍。這二人正是小西天著名之賊，那穿白壯士，乃逍遙鬼王洞，那道人是自在仙賽純陽呂良。他二人自山寨盜了素秋，逃這廟中。有一老尼年已八旬，名叫妙修，乃是綠林女賊出身，自己悔過出家，嗔經念佛，吃齋行善。今見這二人抗一女子前來，說：「阿彌陀佛！善哉善哉！你二人這是什麼事？快說來。」呂良說：「老師父請了！我帶來這女子與我有金玉良緣之分，今來此地借兩間房住，我如數多給房錢。你老人家已知道我的事，故此來投奔。」王洞聽了，一語不發，心中暗算：我把此女得來成親，也到不錯。我一惱全把他殺了！那老尼問素秋：「是怎麼回事？從那裡來？」素秋哭的淚如雨下，說：「我是遇難之人，流落煙花，立志死節。不想遇見周魁公子，許給我贖身，家有嚴親，不能自主，暫在勾欄院棲身，他等殺死周公子，把奴家搶來。今日你二人一刀把我殺死，我死於九泉之下，好去見周公子之面。」呂良說：「你好糊塗，周公子好，已然是死了，你又應該如何呢？依我說，你吃喝樂由你，且我有的是金子。」素秋說：「你既不殺我，須從我一件，我給周公子穿孝二□一天，脫去孝服，再議成親。」王洞說：「你跟我成親，年歲亦相當，有何不可。」呂良說：「兄弟你怎麼與我爭起來了？我與素秋成親，再找給你一個好的，管保你心滿意足。」王洞說：「道兄年紀半百，又是出家之人，我與素秋成親之後，我給你找一個好的就完了。」呂良說：「賢弟好辦，咱慢慢議論，把素秋交給老尼看守，別叫尋了短見。依你，給周公子穿二□一天孝服。」呂良心中有害王洞之心，王洞有暗害呂良之意，這二人拿出偷盜的銀錢貨物，給素秋無數衣服。

這日呂良說：「素秋，我教給你幾句話，你若聽了，跟我享不盡之福。你要跟了王洞去，他得一望二，有新棄舊，心性不長，脾氣又大，瞪眼殺人。明日我二人若要問你願意合誰成親，你就說合道爺，他也不能爭論了。」素秋心中恨這伙賊入骨，口中不語心中說：我須如此這般，這等這樣。想罷，說：「仙長年歲雖然大點，脾氣又好，語言和氣，奴家有福得遇真人。只要守過二□一天之服，我心也盡到了，我不會忘恩負義。」呂良說：「好！」從此什麼吃的喝的用的，老道真盡孝心，他母親都沒有享過此福，他都沒有這般孝順過。那王洞也是聽素秋的口氣，要一奉□，百般慇懃，投其所好。

書中交代，那素秋暗藏尖刀一把，給老尼叩頭為師，情願削髮為尼，方稱胸中之志。暗地裡對王洞說：「我看那呂道老不要臉，他還想與我成親，結為夫婦，奴家瞧見他心中就不樂。你要設法把他治了，我好與你作天長地久之夫妻。」王洞心中深喜，信以為然，暗有害呂良之心。這日已到二□一日，正是素秋除眼之日，給老尼治了一桌素菜，他三人是一桌海味雞鴨席。把酒擺上，王洞去暖酒，暗暗下了蒙汗藥，來到席前，給呂良斟上，他也斟上，給素秋斟上，說：「喝！」呂良一看，那酒透渾，身在牀上，不好動手，他一伏跳下去，拉出寶劍動手，說：「王洞，你喪盡天良，暗用毒計來害我！」王洞說：「咧！小輩，你敢說此大話！」二人出去在院中動手。二人爭風，殺在一處，小劍客同李彩秋二人進來，說：「別動手！」王洞一看李彩秋生的俊美，他方要問：你是何人，快通名來。素秋在屋中一看，進來一男一女：男的是菊文龍，一照面把妖道劍削為兩段，方要逃走被小劍客一腳，端了一個跟頭，就勢捆上；那女用囊沙迷魂袋，照定王洞一扔，王洞倒下被綁。小劍客同那女子到屋中，一見素秋一問，那素秋述說前情。菊文龍一聽了心中深喜，說：「可好，那女子你不要害怕，我名菊文龍，連這兩個賊人帶你，送到玉山縣去，然後我稟明我父親，接李氏回來，探小西天，去訪楊兄下落。」那素秋把藥酒倒了，換了好酒，二人酬勞道謝。

小劍客說：「你雖然是煙花柳巷之人，尚有這樣貞潔，我心中佩服你。把這案完了，應該如何呢？」素秋說：「我給周公子報了仇，我一定出家，了卻終身之願。」小劍客向李彩秋說：「我感你救命之恩，我要稟明父親，他要不應允，該如何呢？」李彩秋說：「我在這裡帶發修行，候你自主之時。」菊文龍說：「好！你真有那樣，我必不負良心。我要負心於你，叫我死於亂刀之下！」那李彩秋說：「不要胡亂發誓，你我各憑心地！奴家此時又無至親，又無骨肉，孤苦零丁一個人。」素秋聽到此，不由的兩眼垂淚，說：「咱二人是流淚眼觀流淚眼，斷腸人遇斷腸人。奴家也是啞子漫咀黃連味，難將苦況對人言。」三人說話之間，老尼妙修進來，一看不見王洞、呂良，只見一美少年又同一女子與素秋談話。他一問方才之事，始知就裡。直到天明，僱了一輛車，連素秋與王洞、呂良一同帶送到玉山縣，叫振遠鏢局之人出首到衙門。他回隱賢村中，不見了父親與表兄，到後一問妹妹菊靜仙，說：「爹不放心，去找你去了。」小劍客叫老人家菊遠年照看家物，自己到處尋訪父親去了。

是夜月明如畫，自己正走之際，忽見一人飛也似趕，由前邊往北去了。猛看好像劉香妙，尾隨後邊，正走到這座廟前，往裡一看是隱珍寺。來到上房，正值劉香妙與老僧發威。菊文龍拉劍跳下去，說：「我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我正想找你，給朋友楊明、柳瑞、趙斌報仇，不想你恰好在這裡！」擺劍就劈。劉香妙一看，吃了一驚，一想：在花柳莊上已捉住他，不知被何人救去？今日狹路相逢，我務要留神，恐遭毒手，這廝善會點血之法。想罷說：「菊文龍，今日劉二太爺不能與你干休善罷！咱二人分個強存弱死。」擺劍向前，二人殺在一處。大殿之內，那武定芳同雷、陳出來，說：「對面這位朋友，方才你說話我等皆聽明白了，我叫武定芳。那二位雷明、陳亮，乃楊明義弟，要請濟公，至半路遇這劉香妙同妖僧法長，已被我等把妖僧殺卻。這賊人寶劍削了我與雷鳴的刀，今日理應過去幫助，無奈沒有順手兵刃。」小劍客說：「三位不必過來，我自捉他，你三人等著捆罷！」陳亮知道劉香妙利害，恐怕他跑了，蹲在旁邊，冷不防一刀紮去。劉香妙手急眼快，往旁邊一閃。雷明是個性急人，他手中並無兵刃，東睜西看，只見那山門之內立著一根門門。他擡了跑過去，抄起那門門來向當中一跳，說：「哇呀！好劉香妙，你往那裡走？」那劉香妙一見情勢不好，跳出圈外，往東就走。小劍客跳出圈外，一直追下去了。武定芳三人在後正走之際，東邊有一道涼水河，當中是一座小橋，有二丈多長，寬約一尺有餘。劉香妙正往東跑，只見那東邊橋頭之上站立一位老翁，頭戴鴨尾巾，面如晚霞，身穿藍箭袖袍，鵝黃英雄氈，濃眉闊目，一部銀髯，手扶拐杖，正擋住劉香妙去路。那賊人瞪口殺人，用劍一指，說：「老兒躲開，我來也！要不躲開，我畢你命！」話方完，已到近前，見那人不躲，他掄劍刺。那老人一縱身，躡至他背後，用手一分，劉香妙二臂骨縫裂開。且看下回分解。